《政论》 汉 崔寔

严可均曰：《隋志》法家《正论》五卷，汉大尚书崔寔撰。《旧唐志》：《政论》五卷。《意林》亦五卷。《新唐志》作六卷。各书引见或作《政论》，或作《正论》，又作《本论》，止是一书。寔字子真，一名台，字符始。涿郡安平人。高祖篆，祖骃，父瑗，范史皆有传。寔好典籍，桓帝初为郎。后拜议郎，与边韶、延笃著作东观。出为五原太守，征拜议郎，复与诸儒博士杂定《五经》。拜辽东太守。母卒归葬。服竟，召拜尚书。以世方阻乱，称疾不视事，免归。建宁中卒。实明于政体，吏才有余，论当世便事数十条，指切时要，言辩而确。范史论曰「实之《政论》，言当世理乱，虽毫错之徒不能过也。」其书成于守辽东后，故有仆前为五原太守及今辽东耕云云。本传系于桓帝初除为郎时，未得其实。其本北宋时已佚失，故《崇文总目》不著录，《郡斋读书志》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亦无之。《通志略》载有六卷，虚列书名，不足据。今从《羣书治要》写出七篇，本传及《通典》各写出一篇，凡九篇。略以《意林》次第之，刺取各书引见，校补讹脱，定着一卷。其畸零短段三十事不能成篇者，载于卷末。《治要》专取精实，而腴语美词，芟除净尽。然于当时积弊，已胪列无遗。治乱兴亡，古今一轨。本传引仲长统曰「凡为人主，宜写一通置之坐侧。」赵帐茄砸病

按严氏《全后汉文》辑录崔寔《政论》甚备，然亦间有缺误。如“秦兼天下，罢侯置县”一条，已见《治要》，而据《北堂书钞》另立之。至于校勘未谨处，亦偶有之。尤因未覩宋本《御览》，故其考或有未精。今据善本而董理之，其与严氏异者，为免繁琐，不复出校。——胡不归识

自尧、舜之帝，汤、武之王，皆赖明哲之佐，博物之臣。故皋陶陈谟而唐、虞以兴，伊、箕作训而殷、周用（《类聚》卷五十二作「以」）隆。及继体之君，欲立中兴之功者，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！凡天下（《类聚》有「之」）所以不理（《后汉纪》卷二十一、《类聚》作「治」）者，常由人主（《类聚》作「常疾世主」）承平（《类聚》有「之」字）日久，俗渐敝而不悟，政寖衰而不改（「常由」下，《后汉纪》作「其患在世承平，政渐衰而不改，俗渐弊而不悟」），习乱安危，怯（《后汉纪》作「忽」，《羣书治要》卷四十五作「逸」）不自覩。或荒耽（《后汉纪》作「耽荒」）嗜欲，不恤万机；或耳蔽箴诲，厌伪忽真；或犹豫歧路，莫适所从；或见信之佐（《后汉纪》、《意林》作「臣」），括囊守禄（《后汉纪》作「怀宠苟免」）；或疎远之臣（《后汉纪》作「士」），言以贱废。是以王纲纵弛于上，智士郁伊于下（此二句《后汉纪》作「是以纪网弛而不振，智士损而不用」）。悲夫！（《后汉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书崔寔传》）

且守文之君，继陵迟之绪，譬诸乘弊车矣。当求巧工，使辑治之，折则接之，缓则契之，补琢换易，可复为新。（《意林》作「夫君政陵迟，如乘敝车。若能求巧工，使葺理之，折则按之，缓则揳之，可复新矣」）新新不已，用之无穷。若遂不治，因而乘之，摧拉捌裂，亦无可奈何矣。若武丁之获傅说，宣王之得申甫，是则其巧工也。今朝廷以圣哲之姿，龙飞天衢，大臣辅政，将成断金。诚宜有以满天下望，称兆民之心。年谷丰稔，风俗未乂（严可均曰：「此二语上下疑有删节。」）。夫风俗者，国之脉诊\（《御览》卷三百七十五作「胗」）也。年谷如其肌肤，肌肤虽和而脉诊（「年谷」下十三字，据《御览》补）不和，诚\未足为休（《御览》作「亦未为休也」）。《书》曰「虽休勿休」，况不休而可休乎？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自汉兴以来，三百五十余岁矣（《后汉纪》无作「五十」二字，「岁」作「年」）。政令垢翫（《后汉纪》作「刓渎」），上下怠懈，风俗雕敝，人庶巧伪（《后汉纪》作「人民伪巧」），百姓嚣然，咸复思中兴之救（《后汉纪》作「功」）矣。且济时拯（《治要》作「救」）世之术，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？期于补绽决坏，枝柱邪倾，随形裁割，要措（《治要》作「厝」）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（「且济」以下，《后汉纪》作「救世之术，岂必尧舜而治哉！期于纽絶拯挠，去其烦惑而已」）。故圣人执权，遭时定制（《后汉纪》作「是以受命之君，创制改物」），步骤之差，各有云设（《治要》作「施」）。不强人以不能，背急切（《治要》作「背所急」）而慕所闻也。（《崔寔传》）

昔孝武皇帝策书曰：「三代不同法，所由殊路，而建德一也。」（此二十二字据《治要》补）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，哀公以临人（《治要》作「民」），景公以节礼，非其不同，所急异务也。是以受命之君，每辄创制；中兴之主，亦匡时失（《后汉纪》作「匡时补失」）。昔盘庚愍殷，迁都易民；周穆有阙，甫侯正刑（此二句《后汉纪》作「昔盘庚迁都以易殷民之弊，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」）。俗人拘文牵古（「俗人」前《治要》有「然疾」二字。严可均曰：「疑有误。本传及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二无此二字。」），不达权（《类聚》作「推」）制，奇伟（《治要》作「玮」）所闻，简忽所见（「俗人」下《后汉纪》作「俗人守古，不達权变，苟执所闻，忽略所见」），策不见珍，计不见信。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，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（「策不」下二十七字据《治要》补），乌可（此二字《后汉纪》、《类聚》作「焉可」、《治要》作「恶足」）与论国家之大事哉！（《崔寔传》）

故每有言事颇合圣听者，或下羣臣令集议之，虽有可采，輒见掎夺。（本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传作「故言事者，虽合圣德，辄见掎夺」，《后汉纪》作「故言事者，颇合圣听，于今湏有可采，辄见掎夺」）何者？其顽士闇于时权，安习所见，殆不知乐成，况可与虑始乎？（本传作「不知乐成，况可虑始」）心闪意舛，不知所云，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。其达者或矜名嫉（本传作「妒」）能，耻善策不从己出，则舞笔奋辞，以破其义。寡不胜众，遂见屏（本传作「摈」）弃。虽稷、契复存，由（本传作「犹」）将困焉。斯实贾生之所以排于绛、灌，吊屈子以舒愤者也（此二句本传作「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、灌，屈子之所以摅其幽愤者也」；「其顽士」以下《后汉纪》作「其顽士则闇于时权，其達者则寡于胜负，斯贾谊所以见悲于上世也。虽使稷、契，犹不能行其志，而况下斯者乎」）。夫以文帝之明，贾生之贤，绛、灌之忠，而有此患，况其余哉！况其余哉！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且世主莫不愿得尼、轲之伦以为辅佐，卒然获之，未必珍也。（《意林》作「世主莫不愿得尼、轲以辅佐，及得之，未必珍也」）自非题牓其面曰「鲁孔丘」、「邹孟轲」，殆必不见敬信。何以明其然也？此二者善已存于上矣。当时皆见薄贱，而莫能任用，困厄削逐，待放不追，劳辱勤瘁，为竖子所议笑，其故获也。夫淳淑（《意林》作「一」）之士，固不曲道以媚时，不诡行以徼名。耻乡原之誉，绝（「绝」字从《意林》补）比周之党。必待题其面曰「鲁仲尼」、「邹子舆」不可得也。（「必待」下十六字从《意林》补。按《全后汉文》作「邹孟轲」，《史记孟子列传》：「孟轲，驺人也。」正义：「轲字子舆，为齐卿。邹，兖州县。」此当以「子舆」是，盖与「仲尼」皆字也。）而世主凡君，明不能别异量之士，而适足受谮润之愬。前君既失之于古，后君又蹈之于今。是以命世之士，常抑于当时，而见思于后人（《意林》作「无不见思于后日」）。以往揆来，亦何容易！向使贤不肖相去如泰山之与蚁垤，策谋得失相觉如日月之与萤火，虽顽嚚之人，犹能察焉。常患贤佞难别，是非倒纷，始相去如毫牦，而祸福差以千里，故圣君明主，其犹慎之。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图王不成，弊，犹足霸；图霸不成，弊，将如何？（《意林》）

量力度德，春秋之义。（此二句《后汉纪》作「《春秋》之义，量力而举，度德而行」）今既不能纯法八代，故宜参以霸政，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，明着法术以检之。自非上德，严之则理，宽之则乱。何以明其然也？（「今既」以下，《后汉纪》作「今已不能用三代之法，故宜以霸道而理之。重赏罚，明法术，自非上德，严之则治，寛之则乱，其理然也」）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，审于为政之理（《类聚》作「原」），故严刑峻法，破奸轨（《类聚》作「宄」）之胆，海内清肃，天下密（《类聚》作「谧」）如。嘉瑞并集。屡获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丰年（此八字从《类聚》补），荐勋祖庙，享号中宗。筭计见效，优于孝文。及元帝即位，多（《类聚》作「果」），行宽政，卒以堕损，威权始夺，遂为汉室基祸之主。治国之道，得失之理，于斯可以鉴矣！（本传作「政道得失，于斯可监」，此从《类聚》改补。）。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褒齐桓，懿晋文，叹管仲之功。夫岂不美文、武之道哉？诚达权救敝（《类聚》脱「敝」）之理也。故圣人能与世推移，而俗士苦不知变，以为结绳之约（《类聚》作「初」），可复理乱秦之绪，《干戚》之舞，足以解平城之围。（《崔寔传》）

夫熊经鸟伸，虽延历之术，非伤寒之理；呼吸吐纳，虽度纪之道，非续骨之膏。盖为国之法，有似理身，平则致养，疾则攻焉（《后汉纪》作「致攻」）。夫刑罚者，治乱之药石也；德教者，兴平之粱肉也（此二句《后汉纪》作「故德教者，治世之粱肉；刑法者，救乱之药石也」）。夫以德教（《后汉纪》无「教」）除残，是以（《后汉纪》作「犹」）粱肉理（《后汉纪》作「治」）疾也；（此下《后汉纪》有「欲望疗除，其可得乎」八字）以刑罚理平，是以药石供养也。方今承百王之敝，值戾运之会。自数世以来，政多恩贷，驭委其辔\，马驺其衔，四牡横奔，皇路险倾。方将柑勒鞬辀以救之，岂暇鸣和銮，清节奏哉？（「驭委」以下《后汉纪》作「御安辔马而忌其衔，四牡横驰，皇路险倾，必将钳勒鞭挞以救奔败，岂暇鸣銮，从容平路哉」，《全后汉文》据此于「清节奏」下补「从容平路」四字）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，有夷三族之令，黥、劓、斩趾、断舌、枭首，故谓之具五刑。文帝虽除肉刑，当劓者笞三百，当斩左趾者笞五百，当斩右趾者弃市。右趾者既殒其命，笞挞者往往至死，虽有轻刑之名，其实杀也。当此之时，民皆思复肉刑。至景帝元年，乃下诏曰：「加笞与重罪无异，幸而不死，不可为人。」乃定律，减笞轻捶。自是之后，笞者得全。以此言之，文帝乃重刑，非轻之也；以严致平，非以宽致（《类聚》有「太」字）平也。必欲行若言，当大定其本，使人主师五帝而式三王。荡亡秦之俗，遵先圣之风，弃苟全之政，蹈稽古之踪，复五等之爵，立井田之制。然后选稷、契为佐，伊、吕为辅，乐作而凤皇仪，击石而百兽舞。若不然，则多为累而已。（《崔寔传》）

夫人之情，莫不乐富贵荣华、美服丽饰、铿锵眩耀、芬芳嘉味者也，昼则思之，夜则梦焉。唯斯之务，无须臾不存于心。犹急水之归下，下川之赴壑。不厚为之制度，则皆侯服王食，僭至尊，踰天制矣。是故先王之御世也，必明法度以闭民欲，崇堤防以御水害。法度替而民散乱，堤防堕而水泛溢。顷者法度颇不稽古，而旧号网漏吞舟。故庸夫设藻梲之饰，匹竖享方丈之馔。今者下僭其上，尊卑无别。如使鸡鹜蛇颈龟身，五色纷丽，亦可贵于凰乎？（「如使」下十八字从《御览》卷九百一十九补）礼坏而莫救，法堕而不恒。斯盖有识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之士，所为于邑而增叹者也。律令虽有舆服制度，然断之不自其源，禁之又不密。今使列肆卖侈功，商贾鬻僭服，百工作淫器，民见可欲，不能不买。贾人之列，户蹈踰侈矣。故王政一倾，普天率土莫不奢僭者，非家至人告，乃时势驱之使然。此则天下之患一也。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且世奢服僭，则无用之器贵，本务之业贱矣。农桑勤而利薄，工商逸而入（《意林》作「利」）厚，故农夫辍耒而雕镂，工女投杼而刺文（《意林》作「绣」）。躬耕者少，末作者众。生土虽皆垦乂，故地功不致，苟无力穑，焉得有年？财鬱蓄而不尽出，百姓穷匮而为奸寇，是以仓廪空而囹圄实。一穀不登，则饥馁流死；上下俱匮，无以相济。国以民为根，民以谷为命。命尽则根拔，根拔则本顛。此最国家之毒忧，可为热心者也。斯则天下之患二也。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法度既堕，舆服无限，婢妾皆戴瑱楴之饰，而被织文之衣。乃送终之家，亦无法度（《御览》卷五百五十六作「亦大无度」）。至用软梓黄腸，多藏宝货，享牛作倡，高坟大寝。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！而俗人多之，咸曰健子。天下跂慕，耻不相逮。念亲将终，无以奉遣，乃约其供养，豫修亡殁之备（此二句《御览》卷五百五十六作「乃约其供养衣服，豫修已没之制」）。（严可均曰：「有脱文。」）老亲之饥寒，以事淫法（严可均曰：「疑作汰。」）之华称。竭家尽业，甘心而不恨。穷阨既迫，起（本作「迫」，据《御览》卷五百五十六改）为盗贼，拘执陷罪，为世大戮。痛乎此（本作「化」，据《御览》卷五百五十六改）俗之刑陷愚民也！且橘柚之贡（《类聚》卷八十六作「实」），尧舜所不尝（《类聚》、《御览》卷九百七十三作「常」）御；山龙华虫，帝王不以为亵服。今之臣妾，皆余黄甘而厌文绣者，盖以万数矣。其余称此，不可胜记。古者墓而不坟，文、武之兆，与平地齐。今豪民之坟，已千坊矣。欲民不匮，诚\亦难矣。是以天戚戚，人汲汲，外溺奢风，内忧穷竭。故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，敛愚民则冒罪戮以为健。俗之坏败，乃至于斯。此天下之患三也。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承三患之弊，继荒顿之緒，而徒欲修旧修故而无匡改，虽唐、虞复存，无益于治乱也。昔圣王远虑深思，患民情之难防，忧奢淫之害政，乃塞其源以绝其末，深其刑而重其罚。夫善堙川者必杜其源，善防奸者必绝其萌。昔子产相郑，殊尊卑，异章服，而国用治。岂大汉之明主，曾不如小藩之陪臣！在修之与不耳。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《易》曰：「言行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。」仲尼曰：「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。」今官之接民，甚多违理，苟解面前，不顾先哲。作使百工及从民市，輙设计加以诱来之，器成之后更不与直。老弱冻饿，痛号道路，守阙告哀，终不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见省，历年累岁乃纔给之。又云逋直，请十与三。此逋直岂物主之罪耶？不自咎责，反复灭之。冤抑酷痛，足感和气，既尔复平弊败之物与之，至有车舆、故谒者冠，卖之则莫取，服之则不可。其余杂物，略皆此辈。是以百姓创艾，咸以官为忌讳，遯逃鼠窜，莫肯应募。因乃捕之，劫以威势，心苟不乐，则器械行沽，虚费财用，不周于事。故曰：「上为下效，然后谓之教。」（《意林》作「上行下效，期谓之教」）上下相效殆如此，将何以防之？罚则不恕，不罚则不治，是以风移于诈，俗易于欺，狱讼繁多，民好残伪。为政如此，未睹其利。斯皆起于典藏之吏，不明为国之体，苟割胫以肥头，不知胫弱，亦将顛仆也。《礼》讥聚敛之臣，《诗》曰「贪人败类」，盖伤之也。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陈兵策于安平之世，犹合未病者服药。（《意林》）

《传》曰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旧时永平建初之际，去战攻未久，朝廷留意于武备，财用优饶，主者躬亲，故官兵常牢劲精利（《御览》卷三百三十九作「兵器精利」，卷三百四十八作「官兵劲利」），有（本作「谢」，从《御览》卷三百三十九、卷三百四十八改）蔡大仆之弩、及龙亭九年之劒，至今擅名天下。顷主者既不勅愼，而诏书又误，进入之宾（严可均曰：「宾字疑。」），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，狡猾之工复盗窃之，至以麻枲被弓弩，米粥杂漆，烧铠铁焠酰中（《御览》卷三百五十六作「铁焠醯中」），令脆易治（「治」原作「冶」，据《御览》改）。铠（「铠」字原脱，据《御览》补）孔又褊小，不足容入（四字原脱，据《御览》补）。刀牟（严可均曰：「疑当作矛。」）悉钝，故边民敢斗健士，皆自作私兵，不肯用官器。凡汉所以能制胡者，徒擅（《御览》作「襦」）铠弩之利也。今（「今」字据《御览》补）铠则不坚，弩则不劲，永失所恃矣。且夫士之身，苟兵钝甲耎，不可依怙，虽孟贲、卞庄，由有犹豫。推此论之，以小况大，使三军器械皆可依阻，则胆强势盛，各有赴敌不旋之虑。若皆弊败，不足任用，亦竞奋皆不避水火矣。三军皆奋，则何敌不克！诚宜复申明巧工旧令，除进入之课，复故财用，虽颇为吏工所中，尚胜于自中也。苟以牢利任用为故，无问其它。《月令》曰：「物刻工名，以覆其诚\。功有不当，必行其罪，以穷其情。」今虽刻名之而赏罚不能，又数有赦赎，主者轻翫，无所惩畏。夫兵革国之大事，宜特留意，重其法罚，敢有巧诈輙行之辈，罪勿以赦赎除，则吏敬其职，工愼其业矣。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昔圣王之治天下，咸建诸侯以临其民。国有常君，君有定臣，上下相安，政如一家。秦兼天下，罢侯置县，于是君臣始有不亲之釁矣。我文、景患其如此，故令长视事，至十余年，居位或长子孙。永久则相习，上下无所窜情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加以心坚意专，安官乐职，图虑久长，而无苟且之政。吏民供奉（严可均曰：「《北堂书钞》未改本七十八作养。」），亦竭忠（严可均曰：「《北堂书钞》作诚。」）尽节，而无壹切之计。故能君臣和睦，百姓康乐。苟有康乐之心充于中，则和气应于外，是以灾害不生，祸乱不作。自顷以来，政教稍改，重刑阙于大臣，而密罔刻于下职。鼎辅不思在宽之德，牧牧守守逐之，各竞摘微短，吹毛求疵，重案深诋，以中伤贞良。长吏或实清廉，心平行洁，内省不疚，不肯媚灶，曲礼不行于所属，私敬无废于府（严可均曰：「有脱误。」），州郡侧目，以为负折，乃选巧文猾吏，向壁作条，诬覆阖门，摄捕妻子，人情耻令妻子就逮，则不迫自去。且人主莫不欲豹、产之臣，然西门豹治邺一年，民欲杀之。子产相郑，初亦见诅，三载之后，德化乃洽。今长吏下车百日，无他异观，则州郡[目辟]睨，待以恶意。满岁寂漠，便见驱逐。正使豹、产复在，方见怨诅，应时奔驰，何缘得成易歌之勋，垂不朽之名者哉！犹冯唐评文帝之不能用李牧矣。近汉世所谓良吏，黄侯召父之治郡，视事皆且十年，然后功业乃着。且以仲尼之圣，由曰三年有成，况凡庸之士，而责以造次之效哉！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故夫卒成之政，必有横暴酷烈之失。而世俗归称，谓之辨治。故绌已复进，弃已复用，横迁超取，不由次第。是以残猛之人遂奋其毒，仁贤之士劫俗为虐，本操虽异，驱出一揆。故朝廷不获温良之用，兆民不获宽惠之德。则百姓之命委于酷吏之手，嗷嗷之怨咎归于上。夫民善之则畜，恶之则雠，雠满天下，可不惧哉！是以有国有家者，甚畏其民，既畏其怨，又畏其罚。故养之如伤病，爱之如赤子，兢兢业业，惧以终始，恐失羣臣之和，以堕先王之轨也。今朝廷虽屡下恩泽之诏，垂恤民之言，而法度制令，甚失养民之道。劳思而无功，华繁而实寡。必欲求利民之术，则宜沛然改法，有以安固长吏，原其小罪，阔略微过，取其大较，惠下而已。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昔唐、虞之制，三载考绩，三考绌陟，所以表善而简恶，尽臣力也。汉法亦三年壹察治状，举孝廉尤异。宣帝时王成为胶东相，黄覇为颍川太守，皆且十年。但就增秩赐金，封关内侯，以次入为公卿，然后政化大行，勋垂竹帛。皆先帝旧法，所宜因循。及中兴后，上官象为并州刺史，祭彤为辽东太守，视事各十八年，皆增秩中二千石。建初中，南阳阴意以诏除郎，为绕阳令，视事二十三年，迁寿阳令又十八年（「建初」以下廿九字从《北堂书钞》卷七十八县令门补）。近日所见，或一期之中，郡主易数二千石，云扰波转，溃溃纷纷，吏民疑惑，不知所谓。及公卿尚书，亦复如此。且台阁之职，尤宜简习。帝时（严可均曰：「帝上有脱字。」）尚书，但厚加赏赐，希得外补，是以机事周密，莫有漏泄。昔舜命九官，自受终于文祖，以至陟方，五十年，不闻复有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改易也。圣人行之于古以致时雍，文、宣拟式亦至隆平，若不克从，是羞效唐虞而耻遵先帝也。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昔明王之统黎元，盖济其欲而为之节度者也。凡人情之所通好，则恕己而足之。因民有乐生之性，故分禄以颐其士，制庐井以养其萌。然后上下交足，厥心乃静。人非食不活，衣食足然后可教以礼义，威以刑罚；苟其不足，慈亲不能畜其子，况君能捡其臣乎！故古记曰：「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」今所使分威权、御民人、理狱讼、干府库者，皆羣臣之所为，而其奉禄甚薄，仰不足以养父母，俯不足以活妻子。父母者性所爱也，妻子者性所亲也，所爱所亲方将冻餒，虽冒刃求利，尚犹不避，况可令临财御众乎！是所谓渴马守水，饿犬护肉，欲其不侵，亦不几矣！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夫事有不疑，势有不然。盖此之类，虽时有素富骨清者，未能百一，不可为天下通率。圣王知其如此，故重其禄以防其贪欲，使之取足于奉，不与百姓争利。故其为士者，习推让之风，耻言十五之计，而葵去织之义形矣。故三代之赋也足以代其耕。故晏平仲，诸侯之大夫耳，禄足赡五百，斯非优衍之故耶！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昔在暴秦，反道违圣，厚自封宠，而虏遇臣下。汉兴因循，未改其制。夫百里长吏，荷诸侯之任，而食监门之禄。请举一隅，以率其余：一月之禄，得粟二十斛，钱二千。长吏虽欲崇约，犹当有从者一人，假令无奴，当复取客。客庸一月千蒭，膏肉五百，薪炭盐菜又五百，二人食粟六斛，其余财足给马，岂能供冬夏衣被、四时祠祀、宾客升酒之费乎？况复迎父母致妻子哉！不迎父母则违定省，不致妻子则继嗣绝。迎之不足相赡，自非夷、齐，孰能饿死。于是则有卖官鬻狱、盗贼主守之奸生矣！孝宣皇帝悼其如此，乃诏曰：「吏不平，则治道衰。今小吏皆勤事，奉之薄，欲其不侵渔百姓，难矣！其益吏奉百石以下什五。」然尚俭隘，又不上逮古赋禄，虽不可悉遵，宜少增益，以赈其匮。使足代耕自供，以绝其内顾忿奸之心，然后重其受取之罚。则吏内足于财，外惮严刑，人怀羔羊之洁，民无侵枉之性矣。昔周之衰也，大夫无禄，诗人刺之；暴秦之政，始建薄奉；亡新之乱，不与吏除：三亡之失，异世同术。我无所鉴，夏后及商，覆车之轨，宜以为戒。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大赦之造，乃圣王受命而兴，讨乱除残，诛其鲸鲵，赦其臣民渐染化者耳。及战国之时，犯罪者輙亡奔邻国，遂赦之，以诱还其逋逃之民。汉承秦制，遵而不越。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，示不废旧章而已。近永平、建初之际，亦六七年乃壹赦。亡命之子（「亡」、「之」二字本脱，据《御览》卷六百五十二补），皆老于草野，穷困惩艾，比之（《御览》作「皆至」）于死。顷间以来，岁且（《御览》作「旦」）壹赦。百姓忸忕，轻为奸非。每迫春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，徼幸之会，犯恶尤多。近前年一期之中，大小四赦。谚曰：「一岁再赦，奴儿喑恶（《御览》卷六百五十二作「哑」，卷四百九十六作「噫嗜」）。」况不轨之民，孰不肆意！遂以赦为常，俗初期望之，过期不至，亡命蓄积，羣辈屯聚，为朝廷忧。如是则劫，不得不赦，赦以趣奸，奸以趣赦，转相驱蹴，两不得息。虽日赦之，乱甫繁（《御览》作「捕击」，疑误）耳！由坐飲多发消渴，而水更不得去口，其归亦无终矣。又践祚改元际，未甞不赦。每其令曰：「荡涤旧恶，将与士大夫更始。」是裒己薄先，且违无改之义，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。昔莞子有云：赦者，奔马之委辔；不赦者，痤疽之砭石。及匡衡、吴汉，将相之隽，而皆建言不当数赦。今如欲尊先王之制，宜旷然更下大赦令。因明谕使知永不复赦，则羣下震栗，莫轻犯罪。纵不能然，宜十岁以上，乃时壹赦。（《羣书治要》）

昔者，圣王立井田之制（《通典》但有「昔圣人」三字，从《御览》卷八百二十一补），分口耕（《御览》无「耕」）耦地，各相副适，使人饥饱不偏（《通典》作「变」，从《御览》改），劳逸齐均。富者不足僭差，贫者无所企慕。始暴秦隳坏法度，制人之财，既无纲纪，而乃尊奬并兼之人。乌氏以牧竖致财，宠比诸侯；寡妇清以攻丹殖业，礼以国宾。于是巧猾之萌，遂肆其意。上家累巨亿之赀，斥地侔封君之土，行苞苴以乱执政，养剑客以威黔首。专杀不辜，号无市死之子。生死之奉，多拟人主。故下户踦岖[山换足]，无所跱足，乃父子低首，奴事富人，躬帅妻孥，为之服役。故富者席余而日炽，贫者蹑短而岁蹙，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，生有终身之勤，死有暴骨之忧，岁小不登，流离沟壑，嫁妻卖子。其所以伤心腐藏、失生人之乐者，盖不可胜陈。故古有移人通财，以赡蒸黎。今青、徐、兖、冀，人稠土狭，不足相供。而三辅左右及凉、幽州，内附近郡，皆土旷人稀，厥田宜稼，悉不垦发。小人之情，安土重迁，宁就饥馁，无适乐土之虑。故人之为言瞑也，谓瞑瞑无所知。犹羣羊聚畜，须主者牧养处置，置之茂草，则肥泽繁息，置之硗卤，则零丁耗减。是以景帝六年，下诏郡国，令人得去硗狭，就宽肥。至武帝，遂徙关东贫人于陇西、北地、西河、上郡、会稽，凡七十二万五千口。后加徙猾吏于关内。今宜复遵故事，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，此亦开草辟土，振人之术也。」（《通典》卷一）

战国海内十二分，魏州有史起引漳水灌邺，民以兴歌。蜀郡李冰凿离堆通二江，益部至今赖之。秦开郑国，汉作白渠，而关中号为陆海。（《御览》卷七十五）

武帝以赵过（《御览》卷八百二十三作「随遇」，卷八百二十二作「宣帝使蔡登校民耕」）为搜粟都尉，教民耕殖（《御览》卷八百二十二作「宣帝使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蔡登校民耕」。严可均曰：「疑非两人，今合并为一事。」）。其法，三犁共一牛，一人将之，下种挽耧，皆取备焉。日种一顷，至今三辅犹赖其利。今辽东耕犁，辕长四尺，迴转相妨，既用两牛，两人牵之，一人将耕，一人下种，二人挽耧，凡用两牛六人，一日纔种二十五畝，其悬絶如此。（《齐民要术》卷一、《御览》卷八百二十三）

宣帝使蔡登校民耕，相三犁共一牛，一人持之，下种挽搂，皆取备焉。一日种顷也。

夏扈趣耕锄。（《事类夏赋》注引。原注：即窃脂，亦呼获谷。）

仆前为五原太守，土地不知缉绩，冬积草，伏卧其中。若见吏，以草缠身，令人酸鼻。吾乃卖储峙，得二十余万，诣鴈门、广武迎织师，使巧手作机，乃《御览》卷八百二十六作「及」）纺以教民织。（《御览》卷二十七、又卷八百二十六）

昔人有慕让财之名，推田业与弟。俄而贫乏，反以威力就弟强贷。此不当也。（《意林》）

举弥天之网，以罗海内之士（《文选》卷四十二曹植《与杨德祖书》、卷四十七陆士衡《汉高祖功臣颂》注引崔寔《本论》。「士」字，《文选》注作「雄」）同类翕集而蚁附，计士嚬蹶而胁从，党成于下，君孤于上。（《意林》）

马不素养，难以追远；士不素简，难以趋急。（《意林》）

叶公之好攘羊，虽可发奸，君子不贵也。（《意林》）

国不信道，工不信度，亡可待也。（《意林》、《御览》卷四百三）

无赏罚之君（《北堂书钞》卷一百三十六、《御览》卷七百一十四无「之君」二字），而欲世（「世」下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御览》有「之」）治，犹不畜梳栉（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御览》作「枇」）而求髮（「髮」下，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御览》有「之」）治，不可得也。（《意林》）

术家曰：冬荣者，春必杀。（《意林》）

今典州郡者，自违诏书，纵意出入。每诏书所欲禁絶，虽重恳恻，骂詈极笔，由复废舍，终无悛意。故里语曰：州郡记（《御览》卷十三作「州县符」），如霹雳；得诏书，但挂壁。永平中，诏禁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，为伤害其枝叶。又诏令：雒阳帻工作帻，皆二尺五寸围。人头各有大小，不可同度。此诏不可从也。（《意林》、《初学记》卷二十四壁部、《御览》卷十三、又卷四百九十六、又卷五百九十三）

洗濯民心，湔浣浮俗。（《意林》）

永宁诏曰：锺鸣漏尽，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。（《文选》卷二十八鲍照《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放歌行》注引崔元始《正论》）

诏书：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：一曰德行高妙，志节清白；二曰学通行修，经中博士；三曰明晓法令，足以决疑，能按章覆问；四曰刚毅多略，遭事不惑，才任三辅剧县令。（文选卷三十六王融《永明九年策秀才文》注引崔寔《政论》）

且三公天子之股肱，掾属则三公之喉舌。天子当恭己南面于三公，三公亦委策掾属，以荅天子。（《北堂书钞》卷六十八掾部，《御览》卷二百九）

三府掾属，或期月而长州郡，或数年而长公卿。（《北堂书钞》卷六十八掾部）

旧制：万户以上置大县令。以表其能。（《北堂书钞》卷六十八县令部）

孝宣帝方外安静，单于稽颡来朝，百世不羁之虏也。（《文选》卷四十三孙楚《为石仲容与孙皓书》注引崔寔《本论》）

秦割六国之君，劓杀其民。于是赭衣塞路，有鼻者丑。故百姓鸟惊兽骇，不知所归命。（《文选》卷五十五刘孝标《广绝交论》注引崔寔《正论》、《御览》卷三百六十七）

且观世人之相论也，徒以一面之交，定臧否之决。（《文选》卷四十七陆士衡《汉高祖功臣颂》注引崔寔《本论》）

及其出也，足以济世宁民也。（《文选》卷五十八王俭《褚渊碑文》、卷六十陆士衡《吊魏武帝文》注）

秋风厉而赏武臣。（《御览》卷二十五）

太昊之世，设九庖之官。（《御览》卷七十八）

搔癣之为悦，先笑而后愁。（《御览》卷三百九十一）

君以审令为明，臣以奉令为忠。故背制而行赏，谓之作福；背令而行罪，谓之作威。作威则人畏之，作福则人归之。夫威福者，人主之神器也！譬之操莫耶矣，执其柄，则人莫敢抗；失其柄，则还见害也。（《御览》卷六百三十八）

高祖非九章之律，高后深三族之罪，文帝去肉刑，景帝减加笞，由此言之，世有所更，何独拘前。（《御览》卷六百四十八）

珠玑玩饰匿若懷袖，丈绣蔽于帷帘。（《御览》卷七百）

师旷曰：人骨法犹木有曲直。曲者为轮，直者为舆。檀宜作辐，榆宜作毂。（《御览》卷九百五十二）

小民髮如韭，剪复生；头如鸡，割复鸣。吏不必可畏，从来（严可均曰：「疑当作民不。」必可轻。奈何欲望致州厝乎！（《御览》卷九百七十六）

理世不真贤，犹治病无眞药，当用人参，反得萝菔根。（《御览》卷九百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八十）按此条又见《潜夫论思贤》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